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孔召楚師鄭殺子孔

鄭子孔

林即公
子嘉

欲去諸大夫

杜欲
專權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去之

林知晉
不與已

使告子庚

杜楚令尹
公子午

子庚弗許楚子聞之

使揚豚尹宜

林揚豚邑
大夫名宜

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

而不出師歟不從禮

杜不能承先君之業歟
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卽倖

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

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

彭士望曰：忠臣苦心見于一歎。曰：君

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

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

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

迫于君命為此等處法最得龍錯發七國之謀及事債乃欲自

居守而使天子將宜其效也

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

張

杜公孫黑肱

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

杜子展子西

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

杜完城郭內保守。按危亂之時與小人同執國柄者不可不

此知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

遂涉潁。

杜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師涉最防不虞故其慎如此。

次于旃

然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

杜胥靡獻

于雍梁皆鄭邑

右回梅山

林楚師右回鄭之梅山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子庚門于純門信

杜再宿也

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

杜魚齒山下有澧水

甚雨及之

杜及于楚師

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

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

杜歌者吹律以咏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多歿

楚必無功董叔

杜晉大夫

曰天道多在西北

杜歲在承韋月又建亥故曰多

在西

南師不時

杜謂編歲月

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杜十年尉止等作難
西宮于孔知而不言

與純門之師

杜前年于孔召
楚師至純門

子孔

當罪以其甲友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杜以自

甲辰子展

子西率國人伐之

子孔失衆久矣攻強
者必其情之所欲

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

杜亦以國
討為文

專也子然

杜子
革父子孔宋

子之子也士子孔

杜子
良父

圭媯

杜宋子圭媯
皆穆公妾

之子也圭媯

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

林二母相親
故士子孔與

子然子孔亦
善相親愛

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

徒孔

林印

實相子革子良之室

杜司徒孔與二父相親
故相助其子○禧按人

之托身托家不可不慎如此蓋托有德則進退可以無
慮若徒以勢力是庇則福我者安知非禍我者至於附

勢力而自驕杜言故三室如一杜二子及於難杜二子子革子

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林子革即鄭丹爲楚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

杜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魏世倣曰伊侃問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何不即殺之疆敵壓境奸臣生心鄭不幾危矣哉曰外寇既至內難復興且三室如一其黨亦多不惟無以禦楚恐必不能誅子孔其危亡不愈速乎觀完守入保而子孔即不敢會楚師益見當日情事而知子展謀國必萬全而後動也段秀實不爲羣小擾亂靜以鎮之四

更而曙然後誅反者故知亂人輕誅不可不完守又受其害矣

魏世儼曰子孔知國難不以告利得執政之柄繼復召楚師欲求專鄭其貪殘猾賊烏可與親知果不義知伯則別族而為輔氏况三室如一乎觀于革子良於國討時猶以已甲助于孔守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季武子作林鐘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林鑄鐘聲應林

鐘之律因以為名。禧按韋之役季文子作武官平陰之役季武子作林鐘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劫者是以

君子責也。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杜子銘天

德不諸侯言時計功。杜舉得時動有大夫稱伐。

杜銘其

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

林三等之中此為最下借晉之力非

已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

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

林昭已之明德而懲戒他人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

左傳經世沙真卷十三作林鐘

道也。之。小。國。幸。於。大。國。杜國。為。幸。大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

崔杼立莊公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驥聲姬生光以爲大

子杜兄子曰姪顏驥皆杜諸子諸妾姓

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

杜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有理有識仲子賢閒諸

侯難杜閒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而已遂東大子光杜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穆

熙曰靈公廢太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強諫而爲之傅崔杼殺之雖過而厚實自有以取之矣風沙衛

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崔

杼使微服迎故太子光靈公疾病而立光以為君光怒戎子廢已故殺之尸諸朝非禮也婦

人無刑杜無點雖有刑不在朝市杜謂犯或刑者猶不

于光聞父之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為惡已甚何暇譏尸

諸朝之為非禮乎因疑環之或未必非光為之他日踰

牆之禍乃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杜光即位執

公子牙于向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已杜太子位衛奔高唐

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杜齊而兼其宰林

厚為牙太書曰齊殺其大夫杜如此則荀息從君於昏也

傳故殺之杜傳解經不言崔齊慶封圍高唐弗克杜風沙衛以冬

杼殺而為國討文

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杜衛下與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杜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故不順齊侯之杜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會林齊侯林因其會食夜杜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手綽杜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伊侃曰殖綽恥夙沙衛殿師是大有志氣人夜緹納

師是大有作用人然而衿甲面縛坐晉鼓下終以醢

衛李陵其私淑此意乎

魏世儼曰因寵愛易太子者鮮不起弑逆之禍光雖

未顯弑而父病即殺其愛姬且尸之於朝其罪豈減
商臣哉

臧武仲不詰盜

邾庶其

杜邾大夫

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杜計

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

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杜治也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

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

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

杜國中

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

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予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杜使食漆

閭邱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阜牧與馬。

杜

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

其

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林賞其

其小盜或者其難去焉

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洒濯二字精微壹。

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

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杜重地故書其

人其人書則惡

名彰以
懲不義

孫應鰲曰姑姊不同分位豈可同室而處並事其夫
武仲徒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減禮不足以爲
國矣

石星曰臧紇洒濯其心一以待人數語有合聖賢身
教之旨然不免結於季孫爲之廢嫡立庶此亦何異
於盜乎

魏禧曰武仲多智詐亦大盜之魁所謂不以人廢言
者如此

楚遠子馮辭令尹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爲令尹訪魏世做曰作要

便不於申叔豫杜叔時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杜教微國

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杜綿

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

未動乃使子南杜公子爲令尹

魏禧曰居亂世履危朝辟榮祿如刀鋸堅忍深苦如

此後世逢萌諸人得此意而愈忍者也○子馮知難

而不爲子產知難而爲之須看各人本領處

魏禮曰按子南為令尹見殺叔豫之言驗矣然子南不寵姦黷貨則固可自全也此子馮所以始辭而終就與

晉樂盈入于絳

樂桓子

杜樂

取於范宣子生懷子

杜樂

范鞅

宣子以其

亡也怨樂氏

杜

襄十四年鞅與鍼馳秦師

故與樂盈爲

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

杜

桓子妻范宣子

其老州賓通

林樂氏

幾亡室矣

杜

言甚懷子患之祁懼其

討也

林懼其治州賓之罪

愬諸宣子曰

婦人未有欲殺其子者殺其子必於淫人矣樂祁出

姜之類是也

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歿桓主而專政矣

林主謂樂厲大

夫稱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

專之吾父歿而益富歿吾父而專於國有歿而已吾蔑

自三代以
來未有養
友士之衆
者其法自
及於以為
嗣曰四公
子者非也

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

諳人者其事
偽而其情必

真故能入范鞅爲之徵

以至親仇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

畏其多士也信之

宣子所以信之在多士懷子得以入
絳在多士然懷子所以殺身滅族者

正在多士也亂世不可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

結士不可結士不可

司馬懿誅曹爽同此唯以城著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

叔羆

杜十子皆
羆之黨

二十二年秋樂盈自楚適齊二十三年

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籓

杜車之有
障蔽者

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杜盈

樂盈夜見胥午

杜守曲
沃大夫

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
愛歿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歿。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許。諾。魏禮曰。午。知。不。集。而。竟。許。伏。之。而。
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何。如。二。字。
之。辭。以。探。衆。志。妙。妙。若。說。得。歿。然。衆。人。不。從。便。無。轉。手
處。凡。舉。大。事。有。卒。然。挾。以。不。得。不。從。之。勢。者。陳。乞。以。囊
盛。公。子。陽。生。是。也。有。婉。探。衆。志。既。順。而。後。爲。之。者。胥。午
之。伏。樂。盈。是。也。如。陳。勝。之。起。大。澤。項。籍。之。起。會。稽。局。面
俱。是。不。同。○彭。厚。德。曰。孺。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
親。切。動。人。○任。安。世。曰。盈。已。爲。下。卿。爲。曲。沃。主。矣。而。曰
孺。子。是。背。地。稱。呼。若。盈。之。未
嘗。在。此。以。探。衆。志。更。得。真。情。對。曰。得。主。而。爲。之。歿。猶。不
歿。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

徧拜之。

拜之妙至此遲出不得矣出之驟則恐衆志未

而懼禍不駭不遲此非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

子以晝入絳。

禮曰盈何不困舒夜入更足伸人驚亂無

急逆魏舒皆事機之不使者矣故掩劫之舉莫若夜起

能以少為多以弱為彊不可測識也故尹繼倫躡契丹

楊粹守濮石勒襲幽太宗擊虜潛夜冒雨虛張隱約皆

足取勝觀舒之成列既乘則舒與盈先有開會是至必

可夜入者也○凡欲夜襲者必先審計初樂盈佐魏莊

道里如期乃至若中頓須時則事敗矣故因之趙氏以

子杜魏於下軍獻子私焉杜私相

原杜趙屏杜趙之難怨樂氏杜成八年莊姬韓趙方睦

同杜趙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杜荀十四年樂慶遺

譏杜趙武起

趙武起

中行氏

以伐秦

之役怨

樂氏

荀偃命曰余馬首

而固與范氏和親杜范宣子佐中知悼子杜荀少而

聽於中行氏

杜知氏中行氏程鄭嬖於公杜鄭亦荀氏

嬖自與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林七與樂王鮒夫晉大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杜樂曰

奉君以走固宮林宮有臺觀守備者○得先着若固守

先據君益名正勢必無害也變至而懼則心志張皇手

便公私皆利也足無措桓子先示無害以

安其懼而後知謀可行數語是范且樂氏多怨子為政

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文執民柄林財

權賞罰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必生呼吸安得有懈然人之處

必害無可救而懈者皆足以敗事看范氏此公有姻喪

時精神無一着不到處是真能用謀者矣

杜夫人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杜晉自散戰還嘗墨綰

有把喪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杜晉自散戰還嘗墨綰

冒其首也一云練冒經三者皆二婦人輦以如公。氏有

墨○急遽中細密周到如此二婦人輦以如公。氏有

內應距之故使二婦人推輦乃可直奉公以如固宮。范

入公宮耳杜云為婦人服而入未是奉公以如固宮。范

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則字既字將字矣

心中時勢急迫情景如畫下趨進起乘撫劍持帶越做

使字其貴
下范蓋
鮒一而使
宣子公宮
一而使鞅
逆魏氏也

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提出一賊字一君字對說又提出二三子舒將舍君從賊舍衆

大夫所與而從孤立之樂氏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

乎急遽中

杜驂乘必持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帶

杜驂乘必持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帶

杜驂乘必持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帶

杜驂乘必持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帶

杜驂乘必持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林獻子之鞅曰之公

范鞅逆魏舒是極險着他入必恐

魏氏執鞅矣然不劫舒則事不可

意劫之魏氏固不能出其謀若稍遲疑便不可行

宣

范鞅逆魏舒是極險着他入必恐

魏氏執鞅矣然不劫舒則事不可

意劫之魏氏固不能出其謀若稍遲疑便不可行

宣

范鞅逆魏舒是極險着他入必恐

魏氏執鞅矣然不劫舒則事不可

意劫之魏氏固不能出其謀若稍遲疑便不可行

宣

范鞅逆魏舒是極險着他入必恐

魏氏執鞅矣然不劫舒則事不可

意劫之魏氏固不能出其謀若稍遲疑便不可行

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

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

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

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

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

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

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

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子憾之必甚鞅雖劫至公所非舒本心且舒願助樂氏

為矣小丈夫當此必有憤忤之色見于眉宇試看其下

逆執手賂曲沃只是喜其來附無一毫嫌疑若未嘗有

其事者此真善用人也穆文熙所謂氣度恢豁者如

此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杜犯罪沒為官樂氏之力臣

奴以丹書其罪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奴以丹書其罪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奴以丹書其罪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奴以丹書其罪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奴以丹書其罪

謝一著者
皆用皆效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

豹而閉之。杜閉着門外。○妙。督戎從之。從之謂來踰隱。

杜短而待之。林豹過短牆而待戎。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彭

踰入力少緩矣。自後擊之，更出不意。又云：盈全。無布置一味，用力使勇督戎一驚，百事解散。范氏之

徒在臺後。杜公樂氏乘也。杜登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

屋，歿之。鞅用劍以帥卒。杜短兵接敵，欲致死。○彭。樂氏

退攝車從之。杜鞅攝宣子。遇樂樂。杜盈曰：樂免之。鞅言樂

非。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文注。杜屬矢。則乘槐本

註。於弦也。

而覆

杜樂樂車
標槐而覆

或以戟鈞之斷肘而歿。樂魴傷

杜盈樂
之族

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是冬克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
黨○盈之亡滅雖非其罪然是樂

書譜三卻毒發也不
止弑厲公無討而已

魏禧曰范氏父子倉卒遇變須看其着着出奇步步
拿穩處真濟變能手○樂盈好施之力如此可謂能
得士矣然卒無救於歿亡可知得士不貴多也樂氏
結怨于大族則無陸賈之調和既亡命於齊則無魯
朱家之見滕公者安得謂之能得士乎君子立危亂
之國當修德以自強不當植黨以自強植黨則必恃

黨而犯難犯難難斯至矣詳樂盈論○此等是左氏最爛漫文字將當日作用盡情發露有目共知如石碯篇一味簡淡藏鋒斂鋸較難為讀者卻已明明寫在解出不費一毫牽強如子產為政篇妙處在半露半藏之間作記事文須知有此三種筆法○此文敘事一段緊一段緩如安瀾激湍間錯成文峭嶺平岡斷續成勢最為可玩亦知文字作者有歎力之法使讀者有停瞬之處耳

魏禮曰范宣子使非樂王鮒之計岌岌殆矣宣子信

淫女之譖而以鞅爲徵其誣易明乃遂逐盈而殺其黨可謂闇且忍者夫盈非有犯上害公之罪而材與黨皆足爲國用苟執國政不務解怨釋疑養才以爲國但徇私行忌昧昧然逐殺無罪之人又再會以錮之極於其所往以致入絳之亂皆苟之罪也雖能定亂功不償過矣而又假羽毛以攜諸侯此晉之所以中衰也

彭家屏日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果如君子之交雖多士歸之無

卷之七十五
一
害也樂盈之得士必其指天日誓歿生肺腑相託行
踪詭秘其甘甚矣為人臣而要結歿黨將何為哉宜
其及禍歟若夫招權納賄黨同伐異俗態百出無所
不至則又市井斗筲之流耳更鄙夫之不若者矣

叔向不謝祁奚

秋樂盈出奔楚

魏世傲曰始終不白其母之淫譖志亦可哀豈不知其故而第以為宣子忌之

耶

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

羊舌虎

杜叔向之弟

叔罷

杜十子皆晉大夫孟之黨也

囚伯華叔向籍偃

人謂叔向曰子離

林麗也

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

死亡若何

杜言雖囚何若於死亡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

杜樂王鮒桓子

晉大夫○禮按不應不拜叔向可謂知人矣然小人不能為福而能為禍使鮒却之以甚其獄不幾危乎非履

亂世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杜祁奚○君子立朝能使

之如祁奚庶幾矣○彭士望曰臨難

室老

杜叔向家臣

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

杜請不應出

拜

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

林言

樂王鮒不能匡正其君以順從為悅者也何能必行其
言祁大夫之舉賢也其舉於外不棄解孤之讐其舉於
內不失祁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小人其有焉

杜言叔向為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林蓋樂

常態小人輕易許人臨時肯之且加擠馬如樂王鮒者
甚多叔向不應不拜可謂大知祁奚免叔向而不見

臣謀國之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杜傳而見宣子世

慮遠矣曰祁奚已老而乘駟以免叔向忠臣憂國之心至哉不

忘如此叔向能信于告老之大夫尤見知人○君子爲

國惜才不求人所以終免於禍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類叔向知人所以終免於禍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千古名言○彭士望也猶將十世

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士望曰四字

不亦惑乎却三變鯨殛而禹興伊尹放犬甲而相之

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士望

其以虎也四棄社稷警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

字說得要緊左傳卷十三不謝二

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杜共載入見公○士望

曰叔向以祁大夫而免

盈以多士而滅亡乃不見叔向而歸

杜言為國非私叔

知士貴擇不貴多也

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則名跡之或匿

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相忘也

焉不告免益見而朝

杜不告謝之明不為已○士望曰

不字極落落却正是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

古人精神對針處

使杜叔向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浹山大澤實生龍

蛇杜言非常之地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

衰杜

壞族也陳氏曰母美而生子必惡恐

國多大寵不仁人

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知起中行喜州

綽邢蒯

杜皆晉大夫

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

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

杜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杜言

子待之如樂氏亦為子用也。○宰相語用人之道如此而已。然亦有招之不來如國語所載樂氏之臣辛俞又

當別論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林猶也。州

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州綽奔亡語猶不避如此。盈

士望曰：人君好勇未有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不氣矜者亂之本也。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

杜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杜莊公為勇爵杜設

郭最故自比于雞關勝而先鳴

莊公為勇爵

以命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

於門中識其枚數杜議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

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林言臣但爲僕人然二子尚新未得効勇耳

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杜言嘗射而得之

魏世儼曰人有德與公子願公子無忘故祁奚不見

叔向可也叔向不謝祁奚似未可然二賢相知之深

正在於此陸抗服羊叔子之藥而不疑後世亦嘗有

之周顛見殺於王敦不過效叔向之行以對王導導

曰伯仁由我而歿可不戒哉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南過御叔杜魯御御叔在其

邑將飲酒白焉用聖人杜武仲多知我將飲酒而已南

行何以聖為魏世倣曰御叔言極放誕可笑穆叔聞之

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杜古者家

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凌稗隆曰按大夫受

采地以三分之一歸於公今日倍賦是以二八公也○

於好戲慢人下一蠹字妙若晉

人則且以為此等風度可賞矣

魏世儼曰淫佚每根於富足倍其賦所以拔其本根也且無財以給其用勝於鞭扑之教多多矣處淫佚

子弟是第一妙法

彭家屏曰行者有借庇之思居者有閉門之拒行者方在雨中居者已入酒國莫非王事而膜視若此其蹇傲無禮甚矣然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不已于行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人事之不齊從來如此可慨也夫

子產對晉徵朝

夏晉人徵朝于鄭

杜召鄭使朝

鄭人使少正

杜鄭卿官

公孫僑

杜即

子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

杜魯襄公八年

我寡君於是即位

即位八月

杜即位年之八月

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

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

杜謙言執事不敢斥晉侯

寡君懼因是行也

我二年六月朝於楚

杜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

晉是以有戲之役

杜在九年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

大尤白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

年三月先大夫子驥文從寡君以觀釁於楚

杜實朝言觀釁飾辭

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杜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杜在十一年謂我做邑

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杜晉鄭而何敢差池楚

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杜土地重之以宗器杜宗廟禮

屬之杜以受齊盟杜同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朝

正于晉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杜在十年之明

年予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耐杜直又

酒之新熟重者為耐當新飲酒為嘗杜與執燔焉杜與執

耐杜蔡鄭伯見于晉君常耐之時杜謂二十四月又朝以聽事

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杜謂二十四月又朝以聽事

期杜先澧淵二月不朝之間杜其間不朝無歲不朝無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杜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
而翦爲仇讎。杜翦削也。謂見刺削。不可堪命。則成仇讐。敝邑是懼。真敢忘君
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杜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魏禧曰：此子產辭令。最初一篇。不亢不卑。自然不辱

矣。

黑肱歸邑

鄭公孫黑肱

杜子張

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杜子

石黑肱子

而使黜官薄祭

林使段減黜其官無多受職省薄其祭無多用牲○彭士望曰真能

愛子孫者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杜四時祀以一羊足以其祀三年盛祭以羊豕

盡歸其餘邑。白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

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

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不虞字妙

富人之禍其來無方不必有故以致之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惟貧則可以備不虞矣。鄭子張其

有焉。

魏禧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至哉言乎伯張真千古之知士能人善保其家長享其財者也歷觀春秋諸賢所見何其同哉楚子文爲令尹王出其祿必逃人問曰人皆求富子獨逃之何也曰我非逃富乃逃歿也齊滅慶氏與晏子邲殿之師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以邲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一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至于衛免餘辭邑受半齊子雅辭多受少

子尾受而稍致於公皆此意也而子張子文晏子之言尤爲明切哀傷不啻痛哭流涕大聲疾呼以警天下後世貪昧庸鄙醉夢不醒之夫而卒不悟以至愛齒焚身破家而滅世者古今接踵也哀哉門人問曰賜於君者吾得而辭矣敢問席祖父之業生而富焉者則將舉以與人或棄而逃之矣乎曰吾非苟焉而棄之也亂世聚財難散財亦不易必欲貧而後亡則散之有道矣吾之三族其貧者多矣吾之鄰里其貧者又多矣吾之鄉邑其水旱災疫無時不有矣是故

置義田建義倉立義學食饑衣寒藥病葬歿嫁娶恤
孤子女由親以逮其疎而厚禮厚糈以結其仁人君
子時其緩急達其志成其美而推養四方之賢士如
是則小民懷之賢人君子左右之財日加薄德日加
厚不奢不僭則上不思少所欲則上不貪夫是以
身安而名立雖有變亂而人不忍害亦不敢害也曰
吾將博施而上之人以為是富之亟也福未至而禍
先發奈何曰吾非遽然而施之也今取吾財而十之
以其十之或一或二或三養身貽子孫焉以其十之

二交游餽遺要人苟免焉其餘則漸而舉之以濟人
久之產薄財贏而人無不知則交游之資亦遞損而
無後患且夫人心懷之天道祐之家無足欲而懼焚
身之禍者自古及今未嘗有是也曰施德於民則可
矣養四方之士殆於不可募財則貪躁之士進網密
則奸法之人多近世以好士而觸大禍者比比矣曰
葉公見龍而走匿非好真龍者也士有真偽在善識
之而已故樂盈以多士亡而中山君以二士免歟今
夫輕躁淺狹好名走利動不循理者雖豪俠義聲必

其負氣憤事不能有爲者也忠信沉斷見遠知微慮而後動驗而後言者雖奇偉不羈必其保家全身能大有爲者也古之先禍而弭禍至而脫身安於當時名垂於後世未有不出於得士者也

魏禮曰予有枝言一則云處亂世能喫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守叔子評云隨時皆然却說於亂世更覺受用

魏世儼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處亂世與遺中材子弟益信德操之言爲無弊黑肱

歸邑於將歿之日亦先得此意

彭家屏曰公叔文子遺富以禍其子公孫黑肱歸邑以戒不虞人之度量其相去一何遠哉然黑肱歸邑伯石乃受子產之賂邑父子之間其志趣之不同又有如此者周書有之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此通患也夫

遠子馮爲令尹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

杜公子

朱益祿而有馬數十

乘

彭士望曰權貴之禍每生于依附之徒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

棄疾爲王御士

杜御王

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

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

討焉。爾其居乎

杜問能止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

命重刑。臣亦不爲

不知棄疾亦曾痛哭流涕以權勢之不可專觀起之已事極諫于南乎李

懷光之子瓘謂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然臣力竭矣是極諫而不從唯有死也然猶有責權不以死諫者然則

棄疾死諫焉其可乎○士望曰豈子南固不可諫諫則激叛而警主耶

王遂殺子南於朝

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杜欲

取殯子南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林言君之殺臣臣之事君

少忍之。魏禮曰介君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

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杜傳譏康王與人之謀

按在棄疾止有一縊歟耳。楚王告之胡為也。且使棄疾

為雍姬更奈何。詳雜問。○凌釋陸曰。棄疾之為臣子過

矣。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不得則奉父

而逃。孝也。亦不害為忠。父果有罪而君已殺之。則敬共

其職。以蓋父愆。而中實隱痛焉。忠也。亦不失為孝。今也

不然。始則視父若塗人。雖死而莫為救也。終則指君為

仇。人寧死而莫為用也。見謂不洩君命為忠。而實成其

不孝。見謂不事父仇為孝。而實見其不忠。其于君與父

之間無一而可者也

復使遠子馮爲令尹公子畸

五綺反

爲司馬屈

建杜子

爲莫教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子以

馮前後觀之天資絕人及一爲令尹便多寵人親見子南之事而昏不知戒利祿之迷人如此書曰位不期驕

祿不期侈真至言也○士望曰更他日朝與申叔豫言

甚于子南徒負卧冰一片辛苦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

三因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

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

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妙只懼自己

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歿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

魏世傑曰：立辭。

八人不着一委曲語，平日情面一毫不顧，是大有力量。人又曰：知我者如夫子，則可知。八人平日亦自附為子馮，知己也。凡小人取寵先意，乘風百端，諛悅彼施者受者，皆以為知我。豈不可笑！富貴人於此最要自知，分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士望曰：危甚，朋友關係性命，曉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一人已足不似樂盈憤憤。

魏禧曰：申叔豫謂君弱多寵，而子馮即托疾以辭，令尹可謂賢矣。後有寵人，豫不更諫，三就而走避之絕之，已甚何也？蓋人有陷溺之失，昏不自知，極重難反者，非尋常語言所能動。故豫以平日友善之人三就而三避之。令子馮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又如身墮。

大海茫無津涯必有不能頃刻安者故其後一聞豫言遂至于自御不能當道而立辭八人也辟之冬極悶塞春乃能極發生子馮日子三困我可謂善言情者矣蓋豫逆知子馮之不應而必從歸而必來見何者子馮以一言辭令尹天資過人而子南既誅心服豫者必甚故豫極爲逆折而不憂其自棄此進言之奇法又在于異語法語之外也○范睢初見秦王意亦類此

熊頤曰初叔豫戒子馮辭令尹曰國多寵而王弱不

可為也意所謂寵皆豪家才臣而子南其尤者及王殺子南則寵者伏誅而王不弱國可為矣故再命而子馮不辭叔豫亦不責其不當就不然子馮顧堅辭於無事之時而就命於殺令尹之日哉

魏世倣曰棄疾之處君父之際可謂仁至義盡矣或曰竊負而逃舜可為之棄疾告子南而並逃之何為不可曰舜天子也可棄天子而全父使臯陶之父殺人則非逃之之義且棄疾而告子南必將撓亂楚國而終為大戮故棄疾之處此為仁至義盡也楚康告

人子以殺人父君不密則失臣其以國事爲戲哉
魏世儼曰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者楚康是也楚康不
告棄疾則殛鯀與禹固無不可即逃之他國亦無不
可既與聞殺父之謀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婦人之
仁所以悞事悞人也

子展立犬叔

鄭游販

公孫董反杜

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

於邑于已其夫攻子明

杜即

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

子杜販而立犬叔

杜販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

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杜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

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杜於此知凡為人子孫者若

惟有人引分自痛不得更行報復及強飾其過而誇善於

彰是求榮而反辱孟子所謂非自殺而僅一祖父之惡益

無胎惡若止焉游氏蓋愆并恐亡妻人彼此相攻以成

亂之意而盡泯之矣子展直

憂深慮遠謀國之善者也

左傳經世鈔

卷十三 立犬叔 一 三

魏禧曰子明有罪并廢其子則罰太重亡妻者不加罪可也求復其所則恩已過然子展之爲此者盖有故焉亡妻之人力能殺子明而奪妻非常人也懼罪而逃則西走晉南走楚必爲鄭患夫伯州犂在楚足以害晉苗賁皇在晉足以害楚况鄭之小國介於晉楚而又當簡公幼弱國家多事之日顧乃驅雄俊之士資敵以謀吾國哉此所以必求復其所也然立良則親爲父子勢不能以不報而亂作於內矣立太叔則兄弟之誼可以義裁其情若徒謂良之不賢既無

成事可據且伯有殺而立伯石鄭之已事可見也涂
斯皇曰此亦佳論可以告世之驅才於敵者若推子
展之情恐未必爾蓋亡妻人果屬大有才力則子展
且當破格用之以舒晉楚之患豈僅僅復所而已耶
曰世固有迫之則力能作亂用之未必能致治者觀
申公巫臣中行說之類可見詳子展論○孔之達曰
亡妻之人既復子展何不殺之而費許多委曲乎曰
此人雖專殺命卿亦情有所迫若殺之則強家大族
恃小民之不敢怨而益肆凌虐民亦知報怨之必死

而吞聲矣且誑人而殺之何以示後豈可以爲國哉
故殺之不可迫之逃亡不可歸國而二仇相攻又不
可是以費如許委曲也不然以子展之賢且能而顧
毀國法摧貴族若出於無可如何之計哉○世傑曰
廢良恐其報仇固矣然使良才足以報仇則足以作
亂廢之獨不虞其走晉走楚乎是不可廢也若良才
不足以作亂則亦不足以報怨是又不必廢矣曰報
怨易作亂難立爲卿而報匹夫之怨易出亡而造鄰
國之難難良或足以報怨而不足以作亂也曰使良

足以作亂如之何曰是不可廢已則必爲之平怨而後可蓋鄭於強家每以救亂爲急如子皙之於子南皆屈法相全况良無罪法不當廢者乎

魏禮曰鄭國多事救時須人良不才而大叔才則因而廢之以立大叔國既得人而又不絕游氏之世亦謀國之權也子展之意或出於此

彭家屏曰禮義名分所以立國子明國卿塗遇逆妻者而奪之滅禮犯義此獸行也子展不能告之鄭君以正其罪過矣然禮齒路馬有誅爲其近君也子明

有罪君之貳也亡妻者告之於朝可矣乃擅攻子明而殺之是賊民也殺卿者不誅而使復其所是賞奸也名分將安在乎之二者皆失刑矣上無禮下無義賊民興鄭之不鄰於亡也幾希耳

臧武仲出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

杜公

長而愛悼子

杜

欲立之。訪

於申豐

杜季氏屬大夫

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

愛必私

以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

此與賈誦不對。曹操而曰：思劉景升父子

各有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杜乃

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

何爲季氏飲大

夫酒，臧紇爲客。

杜上

既獻

杜已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

絜之。

林命設重席於堂上。北面酒樽既新，復深絜之。重直恭反。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

皆起及旅。

杜獻酬禮畢而召公鉏，使之齒。

而召公鉏，使之齒。

杜使從庶子之禮到

在悼子季孫失色父猶失色而武仲乃悍然季氏以公

之下亂人家事以為智愚甚矣季氏以公

鉏為馬正杜家馬愠而不出閔子馬則季氏有崔杼之禍

矣人有子弟何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可不與賢者居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

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凌氏謂子

緣此謀富則非是不知因勢利道之義者也聖人專說

禍福只是為中人以下起見耳凡儒者此等語皆吾所

不取○禧按于馬之言非教之謀富也以此解譬公鉏

耳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亦皆勸勉中人之說玩其文意

自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人能季孫喜使飲已酒

而以具往盡舍旃林使公鉏為武子設燕禮武子以享

燕之具往公鉏家盡棄其具以與公

鉏故公鉏氏富。彭士望曰：閔子馬正言也。公鉏却領畧以深其智術用法不同。又出爲

公左宰。杜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士望云：純壞心喪品。

只博得一愛字，竟博得一怒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杜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

伯也。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杜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

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純欺公鉏爲常才，故順季氏立悼子豐點私知公鉏能得於季

氏眼光勝。苟立羯，請讎臧氏。搔着痒處，公鉏不得從。公鉏謂季孫

曰：孺子秩固其所也。林秩爲其長子，固所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公鉏身遭廢長之禍，乃欲仇臧氏而爲人廢長計之失矣。杜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

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奉羯

武仲故智

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孟孫已卒

此時秩不在側將何往乎此

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

孺子長

者明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刺者痛處季氏不得不從

且夫子之命也

林莊子之命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

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名言乃遂臧孫者終為愛

我之言季孫疾疢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美疾不如惡石夫

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魏世微由能至此始知公

禍將及已哀而多涕乃為此言以解怨亦何及矣
按此乃臧武仲廢鉏立能作不順於斃髮見公鉏廢秩

立獨則知禍將及已哭甚哀多涕盖有所感而傷之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孟孫歿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

士望曰此皆鉏點有許多機局逼制臧氏處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

杜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

臧孫使正夫

杜正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杜孟氏畏

故從甲士視作者○禧按臧孫藉從可也自視則多事矣自視而畏故從甲此季孫所以信也然則臧孫聞之藉除而自歸于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杜見
甲故○凌稱隆曰季孫時已悔
前廢立追怨紇故怒以甲逐之
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
以出奔邾
用智人
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歿

林鑄

女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

杜立為宣叔嗣

臧賈臧為出在鑄。

杜還勇氏也

臧武仲自

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

杜龜名龜出蔡地因以為名

焉。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

可。

杜請為先人立後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

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

杜賈使為請

遂自為也。

杜為自為請

人風化。亂人之家徒以亡身而自亂其家耳。何益哉。

臧孫如防。

杜臧邑

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杜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用知人回頭語。凡人使捷巧。

太過必終於愚。知不足三字。說盡古今弄聰明人底裏。

非敢私請，苟先守祀，無廢。

二勳

杜文仲
宣叔

敢不辟邑

林敢不辟防邑而去
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乃立

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

杜謂陳其罪
惡盟諸大夫

以爲

臧孫曰無辭

杜廢長立少季孫所
忌故謂無辭以罪已

將盟臧氏季孫

名外史掌惡臣

杜謂奔
亡者

而問盟首

杜載書
之章首

焉對曰盟東

門氏也

林在宣
十八年

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

杜文公命立于惡公
子遂殺之立宣公

盟叔孫氏也

林在成
十六年

曰毋或如叔

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杜謂譜公與
季孟于晉

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

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

基杜猶與也

其孟椒乎

杜子服惠伯孟獻子之孫

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從則疑於為亂納龜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嫌於要君蓋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其自取知士然乎哉

魏禧曰庶嫡之爭動致禍亂此其常理獨閔子馬臧武仲俱是局外人子馬特見公鉏武仲發季氏飲酒一以安人之家一以亂人之家賢不肖相去如此賢者一片熱心惟恐人家多事故將閒身入局中小人

亦一片熱心惟恐人家無事亦將閒身入局中然武仲以此身亡名惡而子馬身安於當時名重於後世又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

華周不受賂

齊侯還自晉不入

杜

不

遂襲莒門于且于

杜

莒

傷股而

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

旋

杜

俱

載甲夜入

且于之隧

杜

狹

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

杜

莒之

莒子重賂之。使無效。曰：請有盟。

杜

欲

以

盟

要

二

于

近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杜

華

周

昏

而

受

命

自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杜

即

莒

人行成

杜

勝

大

國

益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杜

梁

戰

效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

杜

言

若

有

罪

不

足

弔

罪

不

足

弔

罪

不

足

弔

罪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杜婦無

外事

齊侯弔諸其室。

杜傳善婦人有禮

魏世儼曰。梁寧戰歿。妻寧違君夫婦。歿生皆能以義自持。齊未為無人也。

臧武仲辭齊田

齊侯將爲臧紇田

杜與之田邑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對曰多則多矣

林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言伐晉之戰功不爲少矣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

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

杜臧

孫知齊侯必敗不欲受其仲尼曰知之難也

田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有臧武仲

之知杜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

恕也林謂廢長立少○不順不恕用知夏書曰念茲在

茲順事恕施也

魏禧曰武仲受田則為齊侯黨人他日必與於買舉
州綽之禍怒其君以自免又開千古避禍一法
魏世儼曰武仲於齊可謂巧於避禍矣使居魯若此
何至於亡故必操心危慮患深然後其智為有用